

人口问题

——人类进化研究



各 印 书 馆



人 口 问 题

——人类进化研究

[英]亚·莫·卡尔—桑德斯著

宁嘉风 译

楠 木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
BY
A.M. CARR-SAUNDER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本书是根据英国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2 年英文版译出。

人 口 问 题

——人类进化研究

〔英〕亚·莫·卡尔—桑德斯 著

宁嘉风 译

楠 木 校

责任编辑 傅 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46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90 千

印数 6,500 册

印张 16 3/8

定价: 2.05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606-1-1

出版说明

《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是著名英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莫里斯·卡尔—桑德斯的一部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作者生于1886年，青少年时代就学于伊顿公学，后入牛津大学麦格达林学院(Magdalin College)学习生物学，成绩优异，因而获得生物学奖学金到那不勒斯继续深造(1908—1909)。这时，他的兴趣已由生物学转向社会学，并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度在劳动人民聚居的伦敦东区一处社交俱乐部和文化中心——托因比会所(Toynbee Hall)从事管理工作(1912—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英国皇家陆军，先后随军在法国、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服役。

战后不久，《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一书问世(1922)。这是卡尔—桑德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他在这本书中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以及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估量，为现代人口统计学奠定了基础。次年，他应聘担任利物浦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在任教的十四年期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其中主要有《职业》(The Professions, 与P. A. 威尔逊合著, 1933)和《世界人口》(World Population, 1936)两书。前者是对各种职业在英国的发展情况首次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部专著，旨在确定各种职业的基本社会特征并指出其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后者是在当时许多国家缺乏人口统计的情况下，对世界人口所作首次调查的产物。这部书篇幅虽然不大，却为后继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由于作者对社

会科学多方面的造诣，特别是对现代人口学的贡献，他在英国和西方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1937年他被委任主持伦敦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的工作，任期长达二十年之久，并一度担任伦敦大学的副校长。1946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并封为爵士。1957年退休后，他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本书的目的，正如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所表明的，是试图追溯有关人口诸主要问题的起源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试图从历史的和进化的观点考察整个人口问题。因此，它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与人口问题有关的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題。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是本书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书中概述了人口论简史，勾画了人类史的轮廓，对人类的繁殖问题和生育力的变化也分章作了专门的研究。对人口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数量方面与质量方面——都进行了探讨，后者是自十九世纪后半叶起才逐渐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也是近、现代人口学家区别于前人的领域。本书以巨大的篇幅分别就渔猎民族、原始农业民族、有史以来的民族以及人类所有这些民族如何调节人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论证了人类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采取种种措施以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存在人口过剩的结论，而把人口过剩视为偶发现象或个别国家中存在的例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宣告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破产，代之而起的是现代人口论——最适宜的人口密度论，并认为这一理论适合于人类的所有民族。在本书的最后几章里，作者就遗传、环境、传统等诸因素对人类的影响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探索，对人体性状和精神性状的进化历史地加以分析研究，并作了相应的估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作为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也不免带有其本身固有的缺点，对一些问题的估计有失粗略等等。至于其中某些带结论

性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有待进一步的检查和验证。尽管如此，由于本书在现代人口学界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它仍不失为一本人口学者必读之书，也可供关心人口问题的广大读者参考。

1982年11月

序 言

当前人们常常讨论与人口有关的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本书不打算特别对其中任何个别问题的研究有所贡献，但试图追溯现在引人注意的种种主要问题的起源，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从历史的和进化的观点来观察整个问题。本书是战争的偶然产物。战争爆发时，我为了探讨人口问题的某几个方面，忙于搜集资料。现在这些资料已吸收到这本书里。当时我曾经设想，可以写一本引论来表明这些方面是如何与整个问题相关的。除此而外，我就没想做什么了。其后我服役五年，在此期间，这个写一本短的引论的计划变成抱负大得多的计划，对整个人口问题进行较详细的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些年月里只能推敲未来的写作计划，也许我永远不会着手从事这么大抱负的工作。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它既涉及全书各部分所占比例的困难，也涉及必须接触到生物学的、人类学的和经济学的的问题而产生的困难；谁也不能自命对这一切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不过，要是姑且不谈本书在什么程度上完成了它的使命，最熟悉现代人口文献的那些人大概会同意试图以历史透视法观察整个人口问题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因此，本书只要能引起那些对人口问题个别方面感兴趣的人注意到我这样做的必要性，它就不会完全辜负其使命了。

我要向 L·T·霍布豪斯教授深表谢意，他通读了全书的手稿，并提供了许多最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朱利安·赫克斯利先生阅读了简直是研究生物学问题的那几章，我也感谢他的有益帮助。关于第五章最末一节记载的计算资料，我还得感谢 H·T·蒂泽德先生。

目 次

第一章 人口论简史..... 1

(1)人口问题划分为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两个题目；前者长期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者在最近以前只偶尔引起人们的兴趣。(2)古希腊与罗马在有限的意义上讨论过人数问题，但直至16世纪(3)人们才根据近代的观点讨论数量问题，那时(4)人口稠密通常被认为是有利的。(5)这种看法并不是到处都被接受，(6)人们不时讨论人数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了马尔萨斯的主张，(7)1798年马尔萨斯的书出版了；(8)受到人们的欢迎。(9)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宣传很早就开始了，虽然并未得到马尔萨斯的赞许。(10)达尔文与华莱士在创立自然选择的假说时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从1858年起质量问题逐渐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第二章 人口问题的基础：(1)数量方面.....23

(1)人类祖先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各种生物生存的条件中。我们研究了这些条件。(2)生殖的必要性是可以解释的，(3)并总是由两个配子的溶合组成的，但(4)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完成。(5)不管是什么方法，大多数成熟卵细胞受精了，虽然在低等生物中不能受精的情况是常见的。关于(6)反射作用、(7)本能、(8)智慧和(9)理性等性质的讨论表明，(10)不管自然状态中各种生物达到的智力进化阶段可能是什么，生殖基本上是“机械的”。(11)巨大数量的卵细胞(12)由于事实上只有一部分卵细胞受精，因此，只有这一部分用上了。巨大数量的卵细胞是必需的，因为(13)由于各种生物相互依存，(14)动物和(15)植物的幼体的一大部分在成长

之前就死去了，(16)并且这种巨大数字是由幼体遭受的危险的总和所决定的。

第三章 人口问题的基础：(2)质量方面.....50

(1)显然我们必须认为，遗传特质的物质基础在于细胞核的染色质。染色质(2)是性状发育的素因。(3)后来变异和突变的差别。(4)“纯种”研究和(5)孟德尔研究表明后者对杂交的性质与作用的影响。(6)胚种变化是由“因素”的显著增加、消失或改变所组成的，(7)人们不知道胚种变化的各种原因，但它不是由后得性状的遗传所造成的。(8)由于死亡率是有选择力的，不同的胚种组织境遇各异，从而(9)自然状态中各种生物的持久变化发生了。

第四章 人类的繁殖问题.....67

(1)人类的繁殖问题，由于理性的进化，在两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2)为了理解这些变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需要对人类进化，特别是对社会进化，加以概述。历史只提供几千年的部分记载，(3)因此，对社会史我们要依靠我们对原始民族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适用于史前民族。(4)以后各章的大纲。

第五章 人类的生育力.....75

(1)我们必须探索人类的生育力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一些风俗习惯对生育力的影响是什么。(2)我们必须注意的不是影响男性的各种因素，(3)而是影响女性的各种因素。(4)成熟期的时间的长短随着良好的条件而增长；(5)人类各胎的间距减少了，(6)而一胎所生的胎儿数大概也增加了，(7)这是良好的条件所造成的。(8)人类的生育力增加了，这种说法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9)其中包括儿童数这一证据，并且(10)达尔文和其他的人也如此主张。(11)一夫多妻制没有影响，但哺乳、结婚年龄、过早性交和发胖等对生育力产生不利影响。(12)关于人口的可能增长的计算。

第一章 人口论简史

—

人口问题可以划分为两大主要部分：一些问题是和人口的数量相关的，另一些问题是和它的质量相关的。对于人口问题的考察，往往致力于这两大主要部分的一方面，而不涉及另一方面，以致人们极少重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表明一切人口问题都出自同一来源。在上一世纪中，生物学知识的发展，特别是关于进化的讨论，使人们看清楚了整个人口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起源于这个事实：人类在动物王国中占有的确定地位。在下两章里，我们试图根据现代研究的成果来说明整个问题的基础；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各种问题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讨论那些与人口数量相关的问题，然后再讨论与人口质量相关的问题。

但是，这不是最初探讨这一问题的方式。起初，人们并不了解人类在动物中的地位能导致对这一地位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越来越多的理解。从早期开始，人们就特别注意人数问题。在公元前5世纪和纪元18世纪之间——那就是说，在柏拉图时代和马尔萨斯时代之间——人们常常发表关于人口稠密好还是不好的意见。马尔萨斯的著作意见集中在这一点上。从狭义上说，即使不了解整个问题的生物学根源，这一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人口论》发表后接着进行的讨论，使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普遍接受这种解决办法。从广义上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对其生物学根源的理解。因此，一直到上世纪中叶之后，由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著作问世，与

数量问题相关的一切问题才列入适当地位。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感激马尔萨斯。马氏讨论了与进化极其密切相关之处，虽然他丝毫没有认识这一事实。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形成他们对进化过程的解释时，都由于熟悉马尔萨斯的著作而受益不浅。这样，从达尔文和华莱士时代开始，就能够全面观察人口问题了，虽说不仅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前，而且在它发表之后，与数量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讨论都曾经独立地进行过。

质量问题没有引起同样的早期兴趣。当然大家都很熟悉，柏拉图曾经致力于整个问题中这一方面的研究^①。罗马作家也提到一些习俗的优生意义^②。后来，坎帕内拉在一部名著中详细地研究了优良教养的重要意义^③。但人们对于质量的兴趣不象对于数量的兴趣那样广泛和持久。在人们普遍接受生物的起源来自进化这种观点，并取得一些遗传知识之前，只不过偶然注意到质量问题而已^④。例如，J·S·米尔和巴克尔的主张，恰好都是在人们逐渐重视遗传的重要意义之前形成的，因此，他们都否认遗传在任何方面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关^⑤。

二

马尔萨斯名著的第二版大为增订了。他在绪言中写道，关于

① 关于这一课题，请参阅罗珀著《古代优生学》。

② 罗珀，《古代优生学》第12页引证塞尼卡如下：“我们沉溺弱者和怪物。把无用者和适宜者区分开，不是出于冲动，而是出于理智。”

③ 坎帕内拉：《太阳城》。

④ 罗珀先生在书中所引上文夸大了早期对质量的重视。例如，当谈到杀婴和类似的一些习俗时，他说：“这些野蛮的优生学……与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都有关系”（第11页）。正如以后要指出的，这些习俗主要与数量有关；它们与质量的关联是偶然性的。

⑤ 例如，参阅米尔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389页。达尔文批评了米尔著作的这一方面（《人类起源》，第98页）。

这一课题他找到了许多引证，都是他第一版发表时还没有发现的^①。他承认有几位作家看起来已经牢固地掌握了他书中所要证明的“原理”。在这些作家中他提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些事例中，马尔萨斯很想把最初阐明这一“原理”归于别人。其实，只是由于希腊生活极其特殊的条件，才发生过人口问题。筹划理想的国家，就涉及到最令人满意的市民人数问题。柏拉图专心致力于这一问题，曾详细地加以研究。他说，在这种国家里应当有五千零四十市民^②。在《共和国》一书中他解释说，由于同业公会的严格规定，市民的人数大约可以保持相同的数目^③。但在《法律》一书中他没有提倡这种制度，还讨论了难以保持这一人数的可能性^④。他似乎认为，各种限制如杀婴和“洪水”之类，会使人数保持接近令人满意的水平。如果人口增加过多，就必须向外移民。在希腊文献中，似乎从来没有更深入地研究过这一问题。

罗马作家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大多局限于慨叹古罗马血统的低生育力。因此，引起罗马人对这一课题的注意的只是它的特殊方面，他们发表的意见往往局限于为民族生活中的特殊弱点寻找补救办法。正如我们以后将指出的，低生育力对一切阶级究竟典型到多大程度是可疑的。低生育力涉及的范围并不广泛，似乎在特塔利安的下述精辟章节中偶然指出过。在这些章节里，他发表的意见使我们联想起关于这一课题的许多现代作品。特塔利安驳倒了派塔高尔的灵魂转生理论。他争辩道，如果灵魂转生理论是正确的，则人数必然永远不变。可是事实显然不是如此，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这就使他谈到当代的文明状态。他说：“在人类古代记

① 马尔萨斯：《论人口原理》，第1卷，第5页。

② 柏拉图：《法律》，第737页。

③ 柏拉图：《共和国》，第460页。

④ 柏拉图：《法律》，第740页。

录^①中,我们发现人类发展了,人口逐渐在增长。……如果我们纵观全世界,这一点的确是明显极了。和古代相比,现今土地的耕种越来越改进了,人口越来越稠密了。现在,所有地方都可以去,所有地方都为众所周知,所有地方都通商了;十分可爱的田园除了曾经是沉寂而又危险的荒野的一切痕迹;已耕地征服了森林;羊群和牛群驱走了野兽;沙漠上播了种;岩石上栽了树;沼泽排干了水;以前几乎连孤零零的茅屋都看不到的地方,现在也变成了大城市。人们不再害怕荒凉的岛屿,也不再畏惧岛上怪石林立的海岸;到处是房屋、居民、安定的政府和文明的生活。最经常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稠密的人口;人口数量对于世界的负担是沉重的,世界上的自然要素几乎难以供养我们;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当自然不能象往常那样供应我们以生活资料时,我们每个人的抱怨就越来越厉害。的确,时疫、饥荒、战争和地震必须看作是对各民族的补救办法,看作是消除人类多产的手段^②。”

三

十六世纪之前,我们没有发现人们对人口问题发生任何重大兴趣。从十六世纪起,人们常常谈到这一问题。一般地说,我们不难理解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那时的思想动态转向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问题。人们对与人口相关的问题之所以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一些欧洲大国的兴起和统一引起种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和殖民地的建立也把人们的思想吸引到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上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新的一批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著作中,以及在游记中,我们可以找到大多数的论

① 这显然是引证瓦罗的一本著作。

② 特塔利安:《灵魂论》(尼西亚以前基督徒丛书),第481页。

证^①。

这些论证大多采取了对人口众多是好还是不好加以讨论的形式。的确，往往极少进行什么讨论；人口众多的好处在论述者看来似乎是很明显的。大多数人都和《寓言》这本书的作者抱有相同的意见，认为“人民众多是帝王的光荣，而人民稀少则等于君主的毁灭^②。”理由是不难找到的。人口众多似乎就是既有权力又有财富。人口众多的好处在供应庞大的军队方面表明最具有吸引力，从而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的作家^③。即使在今天，对一些人来说，它也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正如我们在下一章里按理要提到的那样。人口众多有好处这一简单的看法同重商主义的发展相吻合。这个学派的作家也做结论说，总的说来人口越多越好。但是，却不时碰到反对这种观点的主张。反对这种流行意见的主要人物，在一些情况下受到观察事实的影响比受到理论的影响多，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受到理论的影响比受到观察事实的影响多。作为前者的例证，我们可以举出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初叶英国的几位作家；作为后者的例证，我们可以举出主要属于18世纪后半叶的几位英国作家。最后提到的那些作家的看法，常常受到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的某种概念的影响。这种概念和马尔萨斯的概念极其相似。但预见到马尔萨斯主张的不只是他们。16世纪以来，我们在讨论人口问题的章节里，就可以找到类似马尔萨斯主张的一些

① 环球航行后，人们认识到地球的表层是有限的。这毫无疑问对人口问题具有影响。地球是圆的——或者至少它不是扁平的——（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四面体的）亚里士多德当然是知道的（《苍天论》，第2部分第14页）。有人说过，对于从事记述所有那些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种种猜想的作家来说，这一概念是经常呈现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博赞克特：《国家的哲学理论》，第330页）。但只是经过实践证实之后，一般人才不得不注意到地球是圆的。

② 《寓言》XIV第28页。

③ 孟德斯鸠写道：“只有大的国家才有军队”（《罗马人的兴衰》，法文版，第130页）。

大致清楚的论述。但是，这些作家对于人口增长不总是采取不赞成的看法。其中许多人的确支持当时流行的人口众多有好处的看法。不过，总的说来，考虑人口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和害怕人口增加相联系的。现在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回顾一下前边概述过的意见的趋势。这就要把我们带到《人口论》问世的年代。^①

四

远在16世纪之前，人们就发表过人口众多是有益的这种意见。圣汤姆·阿奎纳说，“谁家子孙越多，就越能得到政府的支持。”^②但只是后来我们才发现人们明确地坚持这一意见。布丹说，“在我看来，由于任何城市都不比市民最多的那些城市更加富足，在艺术与科学方面更为著名，因此，许多人不相信市民和儿童众多会造成饥荒。”^③根据博特罗的意见，“据说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城市的面积大，也不在于城垣范围的广阔，而在于居民人数众多和他们力量的强大”^④。马卡维利抱着极其类似的意见，而法国的亨利第四则据说曾经说过“帝王的富强在于其臣民的众多与富足”^⑤。可以说，这种例证几乎不胜枚举。根据这样广泛而强烈的意见，人们采取了实际措施，以鼓励人口增长。在这些实际措施中，最著名的是1664年通过的科尔伯特法。象大多数的这类法律那样，它是仿照晚期罗马帝国的法律制定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这一时期

① 我曾经几次查阅人口文献。我主要感谢斯坦格兰写的《马尔萨斯以前的人口理论》，载于《历史、经济学和公法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物，第XII卷，第3期，1901年。

② 汤姆·阿奎纳：《论元老政治》，第八卷，第9章，（第IV卷是伪著，不过，它大概代表圣·汤姆的意见）。

③ 布丹：《共和国六卷》，第V卷，第2章，第575页。

④ 博特罗：《城市兴起的原因》，第5页。

⑤ 斯坦格兰引自《政治经济学新词典》中“人口”一文，见前引书第103页。在沃班看来（《皇家什一税》第18页），“帝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其臣民的多少”。

里或在其他时期里，都实施过类似的法律。

17世纪末叶出现了一派作家，可以列为政治经济学家，虽然当时尚未使用这一名词。根据当时占优势的重商主义理论，人口众多被认为是有益的。我们发现了关于贸易繁荣的条件种种较新的理论，与国家要想强大则人口必需稠密这种较旧和较含糊的理论相吻合。在这些作家中，配第和格劳恩特以统计学的先驱著称。据前者说：“人口稀少便是真正贫困；拥有八百万人民的国家，比占有相同土地面积但仅有四百万人民的国家，其富足程度要超过两倍^①。”格劳恩特则说：“君主由于其人民的众多而富强（人手乃财富之父，土地乃孕育财富之母），那么，认为各国通过鼓励结婚和禁止放荡就能增进其本国利益，并能保护上帝的法律免于遭受蔑视和冒犯，这种看法就不足为奇了。”^②查理士·达维南特爵士和乔赛亚·蔡尔德爵士是这一学派的两位主要作家。前者如下写道：“人民是国家的真正力量和财富；我们看到了西班牙拥有金银矿和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与土壤，但由于缺少居民而那样软弱无能；我们也看到了联合省（即今荷兰所在地——译者）占有坏的港口和地球上最坏的气候，但人口众多使它那样强大。人民缺少土地比土地缺少人民也许会好些。地广人稀的后果只能是懒惰和贫困。但人烟稠密而土地狭小，就必然迫使人们节约、勤劳并从事发明，因而往往可以致国家于富强。”^③后者论证这一课题不止一次。例如，“对一国人口的任何关怀，总会对这个国家的改进有所裨益。”^④“世界上文明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贫富程度，或多或少和它们的民众寡成比例，而不和它们的土地肥瘠成比例。”^⑤在这些引

① 配第：《论赋税与捐献》，载于《经济论著》，第I卷，第34页。

② 格劳恩特：《关于死亡统计表的民族的和政治的观察》，第8章，第14节。

③ 达维南特：《政治工作与商业工作》，第I卷，第16页。

④ 蔡尔德：《贸易新社》，第10章，第181页。

⑤ 同前书，第179页。

证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摘自威廉·坦普耳爵士的一个引证：“我认为贸易的真正和根本的基础是众多的人民拥挤在狭窄的土地上。”^①

从18世纪的作家中可以引证许多类似的意见。弗雷德里克大帝持有极其坚定的意见。他在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说，“我看臣民就象大公爵猎苑里的一群鹿，它们除了繁殖并充斥围场以外别无其他用途。”^②休谟说到“这种普遍规则，任何社会的幸福和它的人口兴旺是必要的互为依存的条件。”^③亚当·斯密说，“任何国家的繁荣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就是它的居民数目的增长。”然而，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作家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这一课题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增长的兴趣。

五

在论证多少与马尔萨斯的意见相近的那些预见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上述这些乐观意见并不是到处被接受的。特别是在英国，接近16世纪末叶时，有几位作家表示了对人口过剩的恐惧。据霍林斯黑德说，有些人“肯定我们英国拥有的人口已经太多了；青年人结婚太早，对国家毫无好处，却使乞丐遍于国中，从而（他们说）使英联邦遭受损害和败坏。”^④后来我们看到布吕克纳说了如下一段话：“有的人认为人口永远不可能过多，他们谈到人口增长就好象总是对幸福有所贡献，因而他们继续不断地敦请君王鼓励人口增殖。可是，实际情况往往大不相同，其利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条件。在自由和开明的国家里，由于它具有巨大的自然优点，并

① 坦普耳，《联合省观察》，第164页。

② 费迪引证的，《儿童数量的人为限制》，第85页。

③ 坎南引证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第124页。

④ 斯坦格兰引自前引书，第110页。

能保护其自身免于运气较差的邻邦的入侵，因而人口的增长是一件好事……在条件与此相反的国家里，人口的增长比无用还坏，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这种企图只能招致额外的灾难和增加死亡数字。”^① 亚瑟·杨以加强的语气讲了同样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课题中，我不知道有那门课题象人口这门课题产生过这么多的错误。多少世纪以来，似乎把人口看作是国家繁荣的唯一验证。那些时代的政客以及现代的大多数政客都具有这样的意见：数数人口的数字是确定一个国家繁荣程度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步骤。我在 1769 年走遍英格兰北部的旅行中，提出了反对这一理论的警告，并擅自断言，‘任何国家都不会只是由于人口众多而富强起来；使国家强有力的是勤劳阶级’；这一论断我曾于 1774 年在我的《政治算术》一书中加以重述。”^② 大约与此同时，卢梭曾指出：“对国家来说，匮乏比人口稀少更为严重。”^③

六

18 世纪常常就人口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讨论人口问题。人口巨大增长的可能性和少量实际增长之间的矛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注意。华莱士说，“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任何时刻世界上也从没有象人类的多产能力所可能生产出那么多的居民。居民稀少和增长的不规则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可以叫做物质原因，因为它们完全取决于大自然的进程，完全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另一些原因是道德上的，取决于感情、冲动和人类的制度……对于后一类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人类彼此之间进行的许多破坏性战争；严重的贫困、世俗的或宗教的腐化制度、放纵、淫乱、不正当的男女关

① 斯坦格兰引自前引书，第 234 页。布吕克纳的著作发表于 1769 年。

② 杨：《游法杂记》，第 I 卷，第 481 页。

③ 勒鲁瓦-博利厄：《人口问题》，第 31 页。

系、懒惰、奢侈，以及妨碍结婚的任何事物，等等，削弱了人类的生育能力，或者使他们不关心和不能教育他们的子女并有效地耕种土地。必须把人口稀少归之于这类破坏性原因。”^①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用很大的篇幅讨论这一课题。他说：“生育能力与负荷重量的弹簧相似，它所发挥的力量总是和阻力的减弱程度成比例；当食物在相当期间内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生育就会使人口达到可能的高峰；如果后来食物逐渐减少，则弹簧负担过重，它的负荷力就会变成负数。居民将减少，至少与过重的负担成比例。反之，如果食物增加，处于零的弹簧，就会与阻力的减少程度成比例地开始发挥其力量；人民的饮食会开始得到改善；人口将增加，而食物又会随着人口增加成比例地变得稀少起来。”^②

马尔萨斯告诉我们，写第一版时，“他据以从其作品中推论出来形成人口论主要论证的原理”的作家只是休谟、华莱士、亚当·斯密和普赖斯。^③在《人口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发表之间的期间，他发现许多其他作家已或多或少预见到他的原理。其后，许多其他类似的文章也问世了。讨论前人预见马尔萨斯的原理到怎样程度是没有价值的。看一看发表过的一些意见就够了。人口和食物之间有关联，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常识了。米拉博说过，“对于生活资料的计量就是对于人口的计量。”^④我们可以举出和这个意见相当的许多例子。^⑤可以找到很早以前人们对人口增长的巨大力量经常发表的言论。雷利就在他的《世界史》中说过，要不是因为战

① 华莱士：《论人口数量》，第12页。

② 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第I卷，第20页。

③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I卷，第3页。

④ 米拉博：《人类的朋友》，第2章，第14页。

⑤ 葛德文在1798年（《政治的正义》，第VIII卷，第518页）说过，“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原理：人口永远被压制在生活资料的水平上。”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意见。例如，参阅杜儿哥：《论商业》，第7节；以及奎奈：《经济表分析》，第25章与第26章。

争、饥荒、时疫等等，全世界在很久以前就会是人烟稠密的了。^① 马卡维利不止一次地指出人口的增长存在着阻力。他把后期罗马野蛮人的入侵归因于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外的部族异常迅速的增长。^② 对于这一课题最有趣的议论之一，可以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博特罗的著作中找到。“因此，我说，城市的扩大，一部分来自人类的生育能力，另一部分来自城市的营养能力。毫无疑问，一直到今天生育能力完全没有变化，至少是和它在过去的三千年中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其他阻力让它停滞不前，人类的繁殖会无止境地增长，城市的扩大会是无限的。如果它不能无限地增加，我必须说，这是由于足以使它增加的营养和生活资料方面有缺陷。”^③ 其后他又说，“虽然人类在罗马帝国登峰造极的骄傲时代和在它刚开始时一样，是同样适宜于增殖的；尽管如此，可是人口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因为城市的营养能力不能再前进一步了。……由于同一理由，人类增长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不再进一步增长了。三千年或更早以前，和现在一样，世界上已经是人烟稠密了。”^④

就预见到马尔萨斯的原理来说，比涉及人口数量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也许更为引人注目的言论是一些常见的提到比率问题的讨论。在《人类的原始起源》里，马修·黑尔爵士力求表明，人类必然有过开端，也必然会有终结；他在人类生育力方面寻找这一命题的证据。他计算过，除非受到限制，人口数量必然按几何比率增长。显然，人口并没有这样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充足的食物，大量人口总是被各种各样因素所消除。他指出这些因素是时疫、饥荒、战争和洪水泛滥等。^⑤ 威廉·配第爵士较详细地研究了几何

① 雷利：《世界史》，载于《文集》，第 II 卷，第 25 页。

② 马卡维利：《佛罗伦萨史》，第 I 卷，第 5 页。

③ 博特罗：《城市兴起的原因》，第 73 页。

④ 同上书，第 75 页。

⑤ 黑尔：《人类的原始起源》，第 8 章，第 2 节。

比率。他绘制出一张很精细的表，假定自洪水以来已渡过了四千年，表明如何能以得出世界人口为 320,000,000 的估计数字。^① 在马尔萨斯的书发表之前，比率之说不时重复出现，例如在萨克斯所著的一部书里那样，^② 但从来没有在讨论中起过显著作用。

七

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发表于 1798 年。1766 年他生于“鲁克利”，这是多金附近相当大的一个村舍。1784 年上剑桥大学。他少年时就显露才华，在大学里实现了这一愿望，得了一些奖励，并在 1788 年数学优胜考试中列为第九名（自从实行这一考试制度以来——译者）一等及格者。1793 年被选为他的学院的研究员，但只是偶尔住在那里。（1798 年在出生地附近的阿尔伯里当副牧师；1799 年漫游瑞典、挪威和俄罗斯，为他的第二版搜集资料；1802 年，由于亚眠和平，他得以漫游瑞士和法兰西。第二版于 1803 年问世。这实质上是一本新书。马氏在世时及以后陆续发表的四版，主要是这一版的重印，补充一些新的事实而已。1804 年结婚，1805 年当上了海利伯里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担任这一职位直至 1834 年逝世。^③

① 配第：《论人口的增长》，第 21 页。

② 参阅斯坦格兰，前引书，第 230 页。18 世纪有两本有价值的、重要的讨论人口的书问世。这两本书不适于引证，但值得在这里提一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人口增长和各国人口情况观察》里，指出欧洲和较晚近殖民地国家之间结婚率的差别，并分析其原因。看一看下面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他趋向于大致明确承认，在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中存在着为生存而斗争的现象（第 21 页）。上面所指的第二本书就是亚当·弗格森的《论文明社会史》，奥特斯的名字也许应该提一下。他的书《关于人口感想》发表于 1792 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预见到马尔萨斯的原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注意。

③ 根据莱斯利·史蒂芬在《全国传记词典》里的文章，熟悉马尔萨斯生平的主要权威是（1）奥特在 1836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版卷首所写的评介，奥特后为奇切斯特的主教，（2）恩普森在 1837 年 1 月出版的《爱丁堡评论》第 469 页到 506 页发

好象马尔萨斯和他的父亲常常讨论当时的新书和新问题。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倾向于赞成革命学派；罗伯特·马尔萨斯认为自己发现了葛德文关于“圆满性”这一课题的严重缺点，这些缺点给他们印象极深，他决定把自己的观念写出来。在第一版里马尔萨斯主要从事于反驳葛德文和他的学派，在第二版问世时，他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已经没有兴趣，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人口问题。

这就是这本书的起源，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人口问题。在第六章里我们将不得不评述它所说明的主张并探讨这一理论以后的发展。在这里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人口趋向于按几何比率增长，而食物趋向于按算术比率增长。从而，人口受到恶习和贫困等作用的限制。在第二版里，除这些因素之外，他又补充了道义上的限制。但是统计表明，即使马尔萨斯在世的时候，食物也不限于按算术比率增长，这样，这一理论实质上是站不住脚的。可是，人们只是逐渐认识到食物不限于按算术比率增长，并逐渐认识到人口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是和工业报酬问题相关的，这种报酬，根据许多因素的作用在某一时候可能是递增的，也可能是递减的，在这些因素中技术的增长是主要的。马尔萨斯这一历史性概述令人关注之点是：这本书在各思想学派拥护者中所引起的强烈感情；它所促成的实际运动；最后是它对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影响。

表了一篇文章。请同时参阅博纳的《马尔萨斯和他的作品》，我的这一节和以下各节文章是受益于这本书的。关于一些个人回忆，参阅马蒂诺的《自传》，第I卷，第211页。马尔萨斯被描述为具有“最令人可爱的态度和最仁慈的心肠”（曼宁，《萨里的历史和古代风俗制度》，第578页）。

八

根据以上所述，显然客观上已经为顺利接受马尔萨斯的主张铺平了道路。此外，在18世纪，“古代国家人口稠密是著名的争论主题。关于英格兰人口究竟是递增或递减也有许多讨论。^①再者，贫困问题很吸引人们的注意，一部分是由于产业革命，另一部分则由于战争，对于这些问题马尔萨斯的书曾直截了当地加以论述。因此，第一版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就不足为奇了。^②葛德文承认《人口论》使数以百计的进步朋友转变了。”^③皮特在1800年放弃了他的济贫法案，部分原因就是受到这一论著影响的那些人反对这一法案。马尔萨斯的早期支持者大部分属于辉格党和功利主义派。皮特、佩特、科普尔斯顿、詹姆斯·米尔、西尼尔、李嘉图、马辛托斯和惠特布雷德都拥护马尔萨斯。布鲁厄姆在1819年说“人口原理是政治经济学最完善的原理之一。”^④功利主义者对马尔萨斯的支持特别强烈。J·S·米尔大约在1825年论证说，“马尔萨斯的原理，同某些意见特别是边沁的意见极其相似，在我们中间是一面旗帜和结合点。”^⑤

反对者主要是一些保守党人、革命党人和激进派人。1801年葛德文发表了对马尔萨斯的答辩。数年之后，他发现马尔萨斯的

① 18世纪，人们常常认为英国的人口是递减的。亚瑟·杨是不赞同这一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的确，米拉博认为整个欧洲的人口在增长）。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理由解释这一假定的递减。普赖斯认为这是由于圈地运动。霍勒斯·沃波尔则提出酗酒作为理由。

② 说“《人口论》在1803年以前比较不怎么引人注目”（《英格兰政治史》，第XI卷，第421页），这是不对的。

③ 博纳，前引书，第43页。

④ 博纳，前引书，第363页。

⑤ 米尔：《自传》，第105页。很有趣，科尔里奇所以脱离功利主义者，理由之一就是《人口论》在他们中间享有众望。参阅本：《理性主义史》，第I卷，第238页。

“原理”在持续普及，于是再次试图批驳它，这次和早期那次一样，极少取得什么成就。葛德文的追随者对马尔萨斯的态度，我们可以引证谢利提出的下述意见作为例子。“形而上学和对道德与政治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只是妄图复活已被打破的迷信，或类似马尔萨斯先生的那些诡辩，指望哄骗人类的压迫者产生永远胜利的安全感。”^①反对者中的保守党分子受到下述感情的影响：人类的命运不可能象《人口论》似乎认为的天生的那样坏。^②索塞和科尔里奇代表这一意见；前者不止一次相当猛烈地攻击《人口论》。^③科贝特由于发明了马尔萨斯“牧师”这一绰号，而使自己在批评者处于突出的地位。此事见下文。

“唔，”我说，“你们打算最后有多少子女？”

“我不管有多少，”男的说，“老天爷不会饿死人的。”

“你从来没有听说一位马尔萨斯牧师吗？”我说。

“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假如听到你们的事，他会大为震怒的，因为他要求议会通过一个法案，阻止穷人早婚，并阻止他们有这么多的子女。”

丈夫听后大笑，认为我在说笑话，这时妻子感叹地说，“哎，这个畜生。”^④

黑兹利特可以列为激进派，他是最猛烈的反对者之一。的确，正如博纳先生说，“马尔萨斯是他那个时代最受咒骂的人。”^⑤

① 谢利：《伊斯兰教徒的暴动》绪言，第11页。

② 这样，我们看到约瑟夫·得·梅斯特——这一时代和任何时代最大的保守主义者之一——大为称赞《人口论》时，就觉得奇怪。参阅《论教皇》，第Ⅲ卷，第3章，第3节，书中把《人口论》称为“一部深刻的著作”……“一本书列入名著之后，人们就无需再去研究相同的课题了。”1856年《人口论》也被编入《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索引里，因为《词典》支持《人口论》的结论。

③ 例如，参阅艾特肯的《年度评论》，第Ⅱ卷，1803年第292页。

④ 莱斯利·史蒂芬引自《英国功利主义者》，第Ⅱ卷，第255页。

⑤ 博纳，前引书，第1页。

大陆上老早就知道《人口论》。就德国而言,据封·莫尔说,这要归功于卢登的一部著作。^①马尔萨斯在世时,反对意见的猛烈程度逐渐减弱,原理极其普遍地被接受了。有许多年,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根据宗教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对这一理论的真正弱点的理解。不过,后来当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萨姆纳以及早期的汤姆斯·查默斯都宣称赞成这一原理。^②1840年发表了三本书,每本书都根据宗教理由攻击这一原理。这些作家中,萨德勒是牧师,显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见解,艾莉森是保守主义者,道布尔代是激进派人^③。从W·P·格雷格所写的一篇论文里,可以搜集到宗教动机继续鼓动反对意见的材料。这篇论文在很晚以后才问世。^④

还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作家对于马尔萨斯的意见几乎总是表示强烈的反对。^⑤蒲鲁东说,“马尔萨斯的理论就是政治上的暗杀理论,由于博爱而暗杀的理论,为了上帝之爱而暗杀的理论。”^⑥卡尔·马克思在一段众所周知的章节里,以最猛烈的进攻性语言攻击了马尔萨斯。^⑦

九

《人口论》的发表,导致人们当马尔萨斯还在世的时代就开始

① 卢登:《政治知识或政治手册》。封·莫尔对于《人口论》发表后出现的文献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回顾(《政治学的历史与文献》,第Ⅲ卷,第480页,以及《政治学词典》,第Ⅱ卷,第955页)。

② 萨姆纳:《创世记与造物主道德品质论》;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联系道德状态与社会道德方向》。

③ 莱斯利·史蒂芬,前引书,第Ⅲ卷,第150页。

④ 格雷格:《生活之谜》,第Ⅱ章。

⑤ 关于这一课题,参阅苏特贝尔:《社会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态度》。苏特贝尔在他的回顾中把葛德文、亨利·乔治以及其他被视为社会主义者是不适当的一些人的作品包括在内。

⑥ 苏特贝尔,前引书,第20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Ⅱ卷,第629页(英文版——译者)。

提倡新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本人坚决不赞成他的“原理”被这样实际应用。^①他所赞成的实际应用是马蒂诺小姐在她的《政治经济学解说》中的一个解说里所说的实际应用,那个解说今天看起来令人觉得极为奇怪。^②关于新马尔萨斯主义,人们极其普遍地认为,积极的宣传只是大约在1876年著名的布雷德洛—贝赞特审判进行时才开始。但是,这完全是错误的。^③提出这些观念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部出版物是詹姆士·米尔在《大英百科全书》里所写的一篇文章。他的措词是很谨慎的,但他所说的主导思想是不可能被误解的,四年之后,弗朗西斯·普莱斯在1822年给葛德文作了回复。他广泛地涉及到其他领域,但公开地和有意地提倡这些做法。接着就在以后的十年里开展了积极的宣传。首先使整个问题受到公众注意的一些事情是有些令人难以理解的。1823年,把许多传单送给了法尔兹夫人,由于在穷苦人民当中做工作,她在北部是很有名气的。这些传单包括对一些方法的描述,新学派的作家们愿意看到这些方法为工厂阶级所采用。除传单外还附上一封匿名信,要求她帮助分发这些传单。法尔兹夫人极为愤慨,整个故事发表在名为《黑矮人》的这个杂志上。传单因此臭名昭彰,被认为是“恶魔一样的传单”。罗伯特·欧文似乎背上了嫌疑。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方法在新拉纳克推行了,并且从那时起还常常予以重复。也许弗朗西斯·普莱斯更象是传单和信的作者。不管是否如此,普莱斯在以后几年里忙于尽一切可能从事传播这些新的见解。

① 似乎没有什么根据,普莱斯作了大意如下的陈述:马尔萨斯承认人们提倡的新马尔萨斯方法是他的原理的逻辑结果,但他由于害怕别人的偏见而未作这些提倡就退缩下来了。见普莱斯:《人口原理的解说与证据》,第173页。

② 哈里特·马蒂诺:《政治经济学解说》,第6期,《格雷福湾的祸福》。

③ 关于这一课题,参阅菲尔德的《人口运动的早期历史》,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11年4月份。关于下面的内容我要感谢这篇有价值的文章。

为了传播,他准备严重牺牲自己的威望。^① 1834年有益知识推动学会因为他对这个课题持有的见解而拒绝他的帮助。科贝特和理查得·卡莱尔猛烈地攻击他。后者以后转变了,并于1825年发表过几篇文章拥护这些做法。这几篇文章在1826年作为《妇女手册》重印了,并再版了几次。在这样早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清楚了,一方面这些书和小册子在工人阶级中被广泛地阅读着;例如,卡莱尔在《共和主义者》里说,它们“在北部人口稠密地区数以千计地流通着。”另一方面,当时许多卓越人物都主张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功利主义者的领袖们,即使实际上不关心这些观点的传播,至少也把持赞同的态度让别人知道。J·S·米尔年轻时,由于散发这样一些小册子而跟警察发生纠纷。格罗特稍晚一些时候送给伦敦大学一本著名的《哲学的果实》,关于这本书下面还要更多地谈到。

不久之后,宣传沉寂下来了,大约有五十年的时间极少听到这类宣传。^② 但这一期间却发表了几本书,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使这些书成为名著。R·D·欧文的《道德哲学》在1830年问世。诺尔顿的《哲学的果实》和德赖斯代尔的《社会科学要素》分别发表于1833年和1854年。但也是多年之后才成为众所周知。许多年间《哲学的果实》和任何类似的著作都未遭到反对,准许这一类书自由流通。1876年,一个名叫库克的布里斯托尔书商,因为出售诺尔顿著作的带有图解的版本而被罚两年监禁。不久之后,另一书商也被罚款。于是布雷德洛先生和贝赞特夫人决定讨论这一课题,并为他们所认为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而战斗。他们把《哲学的果实》的一种版本付印,并且开了一个小书店,坐落在非常显眼的地方,便于销售这本书。于是,起诉跟着就来了。1877

① 格雷厄姆·沃拉斯:《弗朗西斯·普莱斯的生平》,第169页。

② 关于这一运动的后期历史,参阅汉斯·费迪,前引书;加尼尔:《人口原理》;以及勒鲁瓦-博利厄,前引书。

年他们在高等法院院长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面前受审，由首席检察官起诉。法官的总结显然对被告有利；但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加了一条附款，大意是说他们认为被告没有任何不道德的意图。判决改期了。但在这一期间布雷德洛先生和贝赞特夫人还是继续出售这本书，结果并不象审判官原来的意图那样，仅仅让他们发誓不再出售这些书，而是判处他们六个月的监禁并罚款六百英镑。这一判决随后被上级法院宣布无效了。

这次审判对新马尔萨斯主义来说是一幅巨大的宣传广告。有些年，时断时续地对出售新马尔萨斯主义书籍给以惩罚，这只能有助于激励那帮宣传鼓动家。1877年“新马尔萨斯主义联盟”成立，并进行了有力的宣传。联盟在英国的活动逐渐衰落，此后这一运动已经扩展到外国去了。其他国家里的宣传遵循着和英国极其相仿的路线。1888年澳大利亚有一件审判案，在该国轰动一时，就象布雷德洛—贝赞特审判案之于英国一样。起诉也在印度和美国发生。1891年在挪威发生了出售新马尔萨斯主义书籍一次引人注目的争论，最后通过一项法律来加以禁止。迟至1908年，一位比利时医生还因为传播新马尔萨斯方法的知识，而判处监禁。^①

十

在简单评述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史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课题的这一方面撇开。对进化的思想史的描述已是连篇累牍，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涉及这些事实了。

众所周知，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个课题之前，人们就常常提出有机体来源于进化的见解，与有机体起源于

^① 更晚一些时候，起诉发生于美国。在节制生育极少受到科学支持的年代，人们对新马尔萨斯方法提出有力的辩护。此事可参考著名丹麦经济学家皮尔逊的各种出版物。见《经济学原理》，第Ⅱ卷，第107页。

各别创造行为的主张相对立。关于各种有机体的结构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各种有机体遗留下来的化石，在19世纪初叶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人们看到，这些证据是表明进化论而反对创世说的。但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他们的理论之前，关于进化是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人能提出令人满意的假说。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是在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才各自提出他们的理论，察觉出这一点是饶有兴味的。就人类而论，当马尔萨斯研究这一问题的数量方面时，他实际上已经在涉及不仅是问题的数量方面而且是质量方面所依据的那一类事实。当基本上是质量问题的进化问题——一种类型的有机结构能够来自另一种类型的有机结构的方式问题——摆在达尔文和华莱士面前的时候，他们恰巧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其他有关现象的那一类事实上了。他们认识到，在自然状态下各种生物的情况，与马尔萨斯从问题的另一方面着眼进行研究的人类情况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的状态。于是，他们根据对这些事实的研究，各自创立了自然选择这个假说。

看一看达尔文和华莱士本人所说的对于马尔萨斯的感谢是很有趣的。在众所周知的自传性概述的一段中，达尔文写了下面一段话：“1838年10月，那就是在我已经开始系统的研究十五个月之后，我为了消遣碰巧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根据长期继续对动物和植物观察之后，正充分准备正确评介到处进行的生存斗争的时候，《人口论》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条件之下，适宜的变种会趋向于保存下来，不适宜的变种却会趋向于毁灭。这将导致新种的形成。这样，我终于形成了用以工作的理论。”^①在发表的两封信里——一封是给黑克尔的，^②另一封是给华莱士

^① 《查理士·达尔文的生平与书简》，第I卷，第83页。

^② 黑克尔：《创世史》，第I卷，第134页。

的^①——达尔文也以相仿的词汇记载他对马尔萨斯的感谢。在《物种起源》里，当描述什么是生存斗争和它是如何发生的之后，他说：“这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经过种种努力应用于动物和植物王国。”^②华莱士于1908年收到林诺安学会所给予的第一枚达尔文—华莱士奖章之后，在他的回答中也以下列的言辞感谢马尔萨斯：“达尔文和我自己在关键时刻，即当我们心中充实着大量留存下来有待解决问题的材料和想法时，我们的注意力都指向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中所阐明的积极限制制度。达尔文在旅行归来两年之后阅读了这本书，我在出国之前就阅读了它，这是个不重要的细节；但正是由于突然回忆起这本书的教导，才使问题的答案闪现在我的心头。”^③

自《物种起源》发表以来，人们极为注意人类的质量问题。显然，如果人类是由某种较低级类型有机体进化而来的，那么它大概仍然处于进化过程中，而且进化的方向未必就是向上的。同样也很明显，如果人们选择了使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控制手段，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人类控制的范围之内。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的著作给问题的这一面以极大的推动，他创造了“优生学”^④这个名词。在英国，在许多欧洲国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研究优生学和提倡优生观念的学会成立了。今天每个国家里受过教育的各阶级至少知道人口质量问题的存在，就象他们早就知道人口数量问题的存在一样。

这样，对这一课题的意见是沿着特殊的路线发展的。早期，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数量问题上去。但人们长期满足于根据比较

① 马钱特：《A·R·华莱士，书简与回忆录》，第I卷，第136页。

②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50页。

③ 马钱特，前引书，第I卷，第116页。

④ 参阅《社会学论文》，第45页。高尔顿最先建议使用“优种繁殖”这个名词。

简单的理由断言稠密人口是令人满意的或不令人满意的，并且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越多对这个国家就越好。远在马尔萨斯时代以前，许多不同的作者就注意到数量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联。但是马尔萨斯首先唤起大家对这一课题的关注。的确，他的书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以往的书所极少能做到的。从他那时代开始，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想到人口数量问题，而且现行的意见还常常充分反映马尔萨斯所提倡的观点，即使不是在细节方面——因为很难确切地说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什么——至少也是一般和基本上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悲观的和宿命论的态度。这是由于马尔萨斯时代以后，最引人注意的那些著作对思想发展极少有所补充这个事实并由于J·S·米尔著作的影响——米尔从来未能摆脱《人口论》在他青少年时代对他形成的深刻印象——马尔萨斯的观点，或者我们不如说他的先见，如此长久地保持其支配地位。政治经济学家所阐述的现代观点的发展，没有采取吸引公众注意的形式，因而才可能使得已故南非总督几年前在众议院回答问题时那样谈论人口问题，好象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对这一课题就不曾作出任何重要的贡献。

对于问题质量方面的思想的发展，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般人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是较晚近才发生的，看起来有趣的是，由于思想演进所遵循的路线，导致人们极少全面地看人口问题，并且，人口所产生的许许多多问题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一向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二章 人口问题的基础:

(1) 数量方面

—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认为进化论是当然的,那就是说,我们认为生命的高级形式是从低级形式进化而来的。如果我们作了这种假设,我们必须设想人类祖先有一个时期曾经生活在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各种生物现在所遭遇的那些情况中。所谓自然状态中各种生物,就是指除了人和经人培养的动植物之外的一切种类的动物和植物。本章和下章的目的在于表明,自然状态中各种生物无论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都存在着繁殖问题;并进一步表明,在具有基本重要意义的某些特点上,对一切自然状态中的生物来说,处境都是相同的。我们可以提出某些命题,适用于其中任何一类生物。在这几章里我们要表明对一切生物都可以肯定的那些命题是什么。接着要表明的是,由于人类祖先的繁殖问题在某个时候一定曾经采取一般生物所采取的形式,因此,经过讨论将找出一个基础,我们能够据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人类中所采取的形式。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讨论不采取对人类的情况和自然状态中各种生物的情况进行类比的形式。我们所做的,只是企图确定人类祖先生活过的情况,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已经发生的变迁。此外,指出下面这一点也可能是好的,即这几章里的讨论将遵循比较不寻常的途径。似乎具有相当普遍重要意义的一些事实被略而不提了,却着重谈到了具有极少明显重要意义的其他事实。这一途